

新唐書

冊三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隱逸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招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責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

褒可喜慕者類于篇

唐

書

卷

一百九十六

列傳

中華書局聚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澹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

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嘉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續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斬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勸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蹄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

衣服鹿幘麂韁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屬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屬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屬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詭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

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
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李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
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
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
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于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
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
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
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
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
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
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

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侄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間爲方外

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岷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塵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天授初江南宣勞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興死免官歸素譽頓衰

孟詭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詭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詭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間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友貞少爲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四

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敕縣令弔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徂徠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旣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答洛州刺史元行沖邀致之間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沖垢礲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謂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

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誌如言終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鑄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瘦枯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晝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齋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披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

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
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謙
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
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
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
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
閣侍讀國子祭酒楊錫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
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
霑斗米疋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
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
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鉤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

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
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
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齋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
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
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
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
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
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
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
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
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
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

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卽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卽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祓得賞賜輒散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坼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

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
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祚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披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
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
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
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
至都玄宗詔於玉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
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紹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
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詁譎似方士剗
之不錄直取其隱槩云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
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
太常博士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
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

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玄宗自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牆出首以決事人皆斬之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祕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卽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錢送擢其子僧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紺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召而令之已前卒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

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于亭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櫻屬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